

澹齋內言

明 雲間楊 繼益茂謙著

小心翼翼是詩人善言文王處蓋下翼字是鳥之實翅  
上翼字是鳥之用翼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既無所援  
又無所憑翱翔空中形狀驚懼舉目可知詩人下箇  
小心字已可想見文王敬慎之心而又著之以翼翼  
然則文王之小心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此乃畫出  
文王之心與人看嗟乎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士無己義是士之己司馬君實

言耳目肺腸悉爲己有堯夫云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士到此方是得己

潘兌侍郎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孳孳善利之語爲問潘未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爲悟一生之非又陸子靜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語曰墨悲素絲楊泣歧路爲舜爲跖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熟世之人何沒沒也吾于程陸之言有省

上天之載鬼神之爲德龍鼉蛟龍魚鼈都是中庸中庸

何以不可能只爲氣質有變化不盡處

河圖訣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八四九左右縱橫五生十成獨居其中洛書訣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臨川王氏曰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以象言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出于河龍善變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以法言效

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出于洛龜善占尙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臨川于經義自精故特採其說俟探河洛之秘者子輿三論幾希卽虞書惟微之旨一曰異于禽獸此靈蠢關也一曰好惡與人相近此夢覺關也一曰異于深山之野人此凡聖關也吾輩入人門登覺路廓然證聖無非充拓此幾希而已

今人見一兩人說箇人不好便羣然爲吠聲之犬不知鄉人眼孔難與論士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要知鄉人誰善誰不善又須先自著眼也

伯夷冷面卻是熱腸柳下惠先有亭亭物表氣象所以由由而不自失也其隘與不恭只在道上見不在夷惠心裏見

學是學何物不但學人原是學我我性本善受用不盡時習只將我練得熟還那本來之我便是說亦是習而不休之意若謂心中知有所得而說障礙殊多醜翻不化翻成毒藥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是孔孟相傳學問的真處其教人則子有四教文行忠信孟子曰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及看九經之事一條尊賢使能五段不違農時兩節孔孟經綸盛水不漏與天無極

仁之落實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義之落實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子謂仁從人義從我字義原是如此

默而識之非記得箇妙道在胸中只是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之工夫初不涉言語上實聖學第一義一邊去學古學今而我所默記者不動分毫一邊去誨賢誨愚而我所默記者又不動分毫如此纔是默得定識得真後來子思作中庸都是闡明得默字之脈絡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然古者史以編年爲義列國史皆名春秋墨子云我見百國春秋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也乘與檇杞二國又私自立號惟魯守舊名耳或曰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  
天道春生秋成始終不失其中史名春秋欲使人君  
動作不失中也此解最妙

左氏以事傳經者也公穀以義釋經者也事核左氏義  
兼公穀兩言讀春秋之法

衛長公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  
獄夫賁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  
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  
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

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  
鍛煉者曰文致法密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弊  
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  
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文之閒其于治獄  
思過半矣

君子之待小人明暴其爲奸邪而絕之其人切齒思報  
徒足以傷小人心而不足以破小人之膽所謂不  
嚴而惡也必如孟子之待王驩既不假以顏色到底  
不明言其爲小人使王驩默默煩悶終不得伺孟子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之便而螯之這便是不惡而嚴千載而下不幸與小人同朝亦惟不言而已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卽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子之旨矣

駟不及舌正謂舌端甚迅卽駟馬不及及字當作如字解若謂言出于舌駟馬不能追之以駟馬而追一舌雖屬罕譬卻于理會甚舛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物以極而反以反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許叔重說文咄多言也引詩無然咄咄或作詆荀子云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詆註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辭是則謂之詆亦引詩無然詆詆爲証且孟子下文云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說文沓從水從日聲語多沓沓

若水之流荀子亦云譖譖而沸謂多言也字亦作沓  
卽詩中噂沓字義耳然則孟子以沓沓解泄泄其義  
本明而朱子怠緩悅從之訓似非其本義矣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  
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  
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憎不  
知覺者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  
而何彥平又言惟聖人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  
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

踐如不反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反其行而謂之踐行  
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  
吾不遏其味鼻欲臭吾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  
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  
心所欲不逾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  
禁止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閒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  
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  
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

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于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

經權之義先儒論之詳矣以愚言之顯而易見者爲經權是權出經常不易之道初不與經爲對蓋權爲稱錘經是稱星如一鷄重一斤幾兩之外其斤兩在星

斤兩所餘全憑稱錘移易方始有分曉耳此喻切當從來論經權者所未及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著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禮記儒行篇云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必如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者庶幾爲知禮意

逝者是何物陰陽五行是暗行之逝者日星山川是顯行之逝者然有大頭腦焉無極而太極是總統之逝者太極者何心而已矣夫子只說箇逝者逝者是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極活的活莫活于心其暗指心斷可知也心之逝本是不舍晝夜亦如斯川中之不舍晝夜者耳若說斯字不可指水是夢中語

文字有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意旨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如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

裴晉公賦鑄劍戟爲農器云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淮西之氣概見矣范文正公賦金在鎔云倘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彼其出入將相之局幹徵矣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賦象甯窮于廣狹匪雕匪琢流通罔滯于盈虛則鈞陶區夏之規模定矣三公事業在唐宋偉然而業于詞賦閒預兆乃知古人先資之言不虛寄也

溫庭筠八叉成韻李賀三唾成文終不成遠器李爲作

淚賦及暗小輕薄四賦亦竟不成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命分之優劣是也他如禰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鷓鴣駱賓王之咏鵝亦可以占其命分矣  
晏元獻與客燕飲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旁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攜去先輩風流卽一杯酌閒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

魏孝文帝得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彫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古爲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工唐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略反爲勅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勅略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古爲相者不惜自更一字之悞

梁武策錦被事顏峻以疏十餘事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爲悅盛世君臣讓德乃末世竟至爭能凡讓者必見其大凡競者必見其小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  
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閒亦有其統  
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二史革去附宋史之末刪  
存元史之有關於中國者明示其爲變統此關係世  
道不淺也

詩者心之聲乎文者心之精乎如許人品如許議論一  
一自寫其真詩必唐爲問唐以上文必漢爲問漢以  
前崛起固在英雄古未聞有詩種文兒

作罷相詩者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作退將詩者  
曰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詩可以怨二  
子有焉他如宮詞悲喜之句如三十六宮秋夜長此  
景物淒涼之極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抑鬱之極三  
十六宮聞玉簫羣心跂慕之極三十六宮都是春則  
又天真爛漫之極詩可以興此可推矣

呂東萊曰議論文字有用文字也蘇子由曰每日胸中  
須要出一好議論葉水心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無  
益夫出好議論正有用關世教者儒生何可少也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而

意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  
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譬之常人  
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物割截補綴其直雖  
貴終非完衣又譬若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飯若乞兒  
從墻間討得酒肉雖多終穢賤可恥

牛僧孺攜所業見韓昌黎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掩  
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韓大奇之因  
此名振先輩獎拔人材只在啓口閒然一啓口正自  
足以盡人

周廣順初高麗進書有別序孝經一卷言孔子所生及  
諸弟子之事假越王爲問而疏釋之亦號越王孝經  
國初朝鮮進顏子朝議以僞書卻之及觀歐陽公日  
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  
不許入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則知古書之流傳海  
外者今未必無之矣

鬼谷法云此蘇秦書欲神秘其道託名鬼谷也史記正  
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  
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今鬼谷子中有陰符七術揣

摩二篇其爲秦書明矣按黃帝時有鬼谷區亦稱鬼谷子秦之所託或此未必所師之隱于鬼谷者也

韻書上平下平莫曉其義因觀皇極經世乃知上平者氣從上齶出下平者氣從舌上出也徐景安樂書則云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蓋四聲分屬五音雖四聲實五聲也此說更爲近理

晦翁云今之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瑰異之論方試官命題已欲立其奇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都是斷章牽合是

甚麼義理今有司試士出題弄奇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宋世已有此弊長浮競薄此亦壞士習之一端也蕭望之議論盡有純處如言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雖董仲舒何以加此

趙東山昉謂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

方皆變其舊俗以趨利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自贖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者哉又曰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今讀之信然可以解子長之嘲矣韻府羣玉一書世每薄之且訾及翻閱者甚而譏之曰韻府羣玉秀才然采輯者用心亦厚但裁摘孔翠未到藻羽處耳今知韻府者有幾既好矣而復訾之則學海茫茫令人何所濡足也

後周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夫理本圓通見各互異承

學輩自不妨發所未發第必欲強生意見詆訶前人則過矣

歐公云文字須多作則妍媸自見此真至言或謂多誦記而不經嘔心一番性靈終不自見如善歌者當場品騖非不攸當試以身自演扮覺有許多難處此雖俳謔頗合文旨

李習之曰人之家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貞和惠不足傳信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象笏擊

朱泚足以爲忠烈作史體當如是後世敘事多而貌人不真所以不及史漢也

澹齋內言終

澹齋外言

明 雲間楊繼益茂謙著

葉夢得避暑錄云一日苦熱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予味之有省大抵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物交滑俄頃閒便是如炎如冰此如炎如冰者孰爲之徑寸不有也藉令以虛圓還之徑寸必且以如炎如冰者還之事物何地非清冷國土乎南華經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



其遊于世則何異冰蠶火鼠之適也

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鷄卵之類多圓少方卽山石閒成方體亦非自然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漢儒趙岐曰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試廣其義惟圓則無障礙故曰圓通惟圓則無礪缺故曰圓滿惟圓其機常活變化出焉故曰圓轉蓋至乾竺之教極于圓覺大易之用妙于圓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僧一行曰日純陽之精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視如小方其初出地有游氣以厭日光不炫人目故赤而大也日與火類火體赤而炎黃日初赤者猶火無炎也游氣之說頗可以折列子小兒爭日之辨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

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  
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情性爛漫矣

以天地大身論之上自冕紱下至單襦總只一人何處  
著我相來無我更于何著人相人相亦無而况于中  
爲有羨欲爲有厭欲卻顛倒夢想斯惑甚矣今君曰  
腹心臣曰手足兄弟亦曰手足腹心手足是二人耶  
可見忠孝之人正無人我相者不仁不智著相多也  
而手足二字爲人臣子兄弟者尤當體認蓋多而不  
二共而相關手足之謂乎若餘榮在人妝點世界何

必是我何見非我而營營者乃騎驢覓驢耶細勘足  
供一晒

樂只是慊樂與憂反樂時無處著樂遇憂乃見人要樂  
便有造爲意今人說樂只是喜歡字不是樂長春真  
人曰世人以心喜處爲樂卻被樂心引在苦處非真  
樂也道人不世樂以拂心處爲樂終是苦心換得樂  
處要知太和元氣融暢身心便是樂之模樣亦口說  
不得

天以傾西北拱列宿地以缺東南朝百谷日以昃成早

暮月以虧見盈縮故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于不朽卽斯以推人有缺處成完完處成缺者多矣

化書云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而無所拘昔慧達藏蠶繭修羅入藕絲可爲一証得此道以遊世何患觸塗成礙耶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老子曰凡言有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身孰有之哉無之者有之也

靈知自性不與眾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子不可得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是爲止受此一念相應之真諦顏愚曾魯獨得孔氏之傳而賜不與焉以聰明勝也如阿難最先近佛其得道反在迦葉之後坐知見多耳愚謂荷道須有萬鈞力量聖門如子路定在顏曾之下子貢之上何以故修己以敬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看論語中直捷指點除子路夫子更向誰道

語曰至人無夢然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  
有時心神昏濁似夢非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  
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  
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  
夢者思慮紛紜條此條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  
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說文魂陽氣也從鬼云聲魄陰神也從鬼白聲此專以  
諧聲訓之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于文則然  
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  
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升魄降此于字義更有味  
自古歷家言天左旋日月右旋宋儒以日月亦右旋誤  
矣及汲冢周書又云天道尙右日月西移地道尙左  
水道東流人道尙中耳目役心吉禮左旋順地以利  
本武禮右旋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晉  
孔晁註云天右旋也此以天爲右旋其說愈誤故知  
汲冢書多僞書也

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多圖年之謀不知人生如燭

恆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且漸至燼滅耳已壯之後隨老已老之後隨死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若從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天何也蒼生之生字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影如夢無實體可持而人于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慘哉

晉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授之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括其要余謂專內視盡之天隱子曰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按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人審能專內視學道之功半矣豈僅療目疾已哉

仲俊讀千字文有所悟蓋心動神疲四字也以此平生遇事未嘗動心至老而不衰夫千字文誰不童而習之仲俊竟用四字得力乃知讀書者言下有省則開卷有益

惟精益勤惟勤益精惟昏益惰惟惰益昏吉凶禍福幾決于此

上藥養命謂五石煉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有  
須于藥物者皆其末也君子以樂天者養命無需五  
石六芝矣以抑情者養性無須合歡萱草矣以尊生  
者治病無須大黃當歸矣且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逆  
慾少則實心正則順病斯不作

衛武公洒掃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是他神爽處張  
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  
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

此

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  
及陰涼在涼則欲及溫暖也又思聰錄云夏早起早  
睡冬晏起晚睡亦律天時一事

人特幻形耳其妙用處直恃有精神在顧善用之則爲  
李鄴侯精神大于身不善用之則爲錢世儀精神滿  
腹語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精神蓋由心生非可襲致  
者人內養止內充精神外溢無慮用之弗善矣

平日時其氣清明此不待言然又覺有渾敦篤厚氣象

迨至盥櫛周旋漸漸爽朗發越若一日之內無贅詞  
無閒動加之以居敬讀書真有可以至于終夕亦不  
澆漓者倘日復一日存養不替此便是希聖門庭矣  
薛文清守父懲創之戒用功二十年猶自爲歉康齋以  
懲忿得親心之悅用功至老不衰後生于此一字更  
當何如求之前哲有十五年學箇恭而不成者有不  
妄語力行七年者有三年去得一矜字者此皆從心  
體上用力猶若有其難彼不加意于繕修政復不知  
其苦耳故記曰學然後知不足

元劉敏中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媿色乃  
我志也究敏中生平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  
退真不負所志者

能棄事非貴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外障屏而形不  
勞矣能遺生非貴必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內障除  
而神不滑矣

胡康侯謂人之去就語默如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  
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此真名言宣尼仕止久速  
得聖之時正惟內自決耳

夫怨人而使人知之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雖然德易忘而怨難銷也骨肉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視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故曰于人無所甚親人不可得而疏于事無所甚急事不可得而緩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終不能深入必須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自深如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

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流不已其驕矜之病不療自愈又如人輕躁妄動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此方是真得學問

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陳平曰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夫陰德陰謀總由己設陰德設于陰而陽用之陰謀設于陰而陰用之陰德如雨露濡被物而物不知其賜陰謀如鬼蜮毒螫中物而物不知其由雖然陰謀亦在所用用之而當亦君子所不諱也如



天下有大姦惡顯誅之姦未必去而已先受其害君子處之蓋必有微權焉昔王沂公以移皇堂一事坐傾二姦不謂之陰謀不可顧其爲德不侈大哉故設于陰而陽用之以陰謀濟陰德庸何傷

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脣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于言也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卽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

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己矣舌母先心可也又曰麥藏于窖麥得土氣欲坼出而量之多于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便無主矣故推本朝之有量

者必以公爲第一

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  
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士習真  
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  
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  
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悞  
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中達者證古卑者泥  
古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著火力千鍛百鎔何  
以煎銷夙具透露性靈

律歷志曰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  
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士君子之行余謂銅  
誠介然然一經鹽則改形士君子誠獨行然一不淡  
則變節弗謂無改變在處鹹淡何如耳

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大過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年差一度稍爲近之  
尙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  
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于彼我者類然。

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蟹不歸而蝓敗木，見斷而蠹殄。凡物之有所附者，必與其所附而俱盡。姦臣盜國，國破而家亦續亡。蟻叮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之有所盜者，亦必與其所盜而俱盡。

六朝人捨宅爲寺者不一，而足其最著則晉戴驕齊薛曇梁陸僧瓚。何敬容後周李士謙夫人生朝露耳，宅其寄寓也。乃闢者認爲不拔之業，必極其雕構以傳之，不可知之人惑矣。梵志詩曰：多買田園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尤足喚醒人迷也。

子絕四章，四母卽四勿。賢人事也。聖心空洞，無物意，必固我何曾著些子。乃有事禁止耶？所云絕四絕四母之謂也。請以內典證之。四母學人工夫卽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是四絕聖心本體卽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是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是同是異子謂迷與悟對其性自如舜一天也變與常對兢業一番孔敬天也然千古聖人甯有差別弗迷的原是必變的惺然寂定卻有上帝臨女之真必變的原是弗迷的惕然悚動卻有清明在躬之妙蓋心體本是如此

窮經于傳註時有不合未爲害道理無窮人之識見小大淺深各不同但不可鑿且古人解經止傳其訓詁

必自學者成文成義故通一經以爲大事今訓詁家率已成一篇文章理學者守之便覺更無剩意故雖多涉而不能精也楊升庵曰易有通書有細詩有故春秋有微及諸箋解古人于訓詁外闡發經義政復不少

司馬公解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四句皆于無有字下斷句瑞鹿安禪師讀楞嚴經于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于立無字下斷句云是吾悟處時謂之安楞嚴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

學海類編  
付將來陸文定公嘗言讀書當知句眼卽此便是榜樣

近世經教禪宗分爲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于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正印迦葉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于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嚴教人未嘗盡去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演教但不復造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耳安得以經教

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者耶

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拾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也

佛經于罵佛者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于子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道經云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于此害氣重殃還在于彼二家之待橫逆必諄諄爾我罪福

閒若我儒惟知內自訟耳蓋至論及孟子三自反不  
如顏子一不校益信儒學之粹也

適莫二字本夫子語而華嚴用之義亦正同要之以處  
事言必有可必有不可豈得含糊以心體言若帶有  
些兒可些兒不可卽是障礙如眼中著一點便是屑  
鏡中著一點便是塵

關尹子曰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  
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能國治而天下平此凝精所以合神也

詞曲豔麗首推西廂其好處全在無端倪見生出無限  
愁情而未結以一夢明諸境皆虛幻也夢中暗應杜  
將軍尤奇昔人嘗言齊物論之奇在蝶夢作結而後  
人不知此意妄續寄書得第等事大晦初旨祇成蛇  
足

澹齋外言終

茂謙揚君文才超卓有志科名不遂乃以國子生爲  
西蜀蠻府參軍時土夷獷悍日事戈鋌君輸誠披懷  
多方排解卒致馴服賞不酬勞挂冠而歸生平等身  
著述不輕示人茲內言外言特其一瓣片羽而學道  
有得之徵具可見已予與楊君契好有素披閱是編  
不勝人琴之感焉余山陳繼儒書

